



20th
Century
Ghosts

(美)乔·希尔〇著 张洋〇译

20世紀的幽灵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th Century Ghosts 20世紀的幽靈

(美)乔·希尔著 张洋◎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20TH CENTURY GHOSTS By JOE HILL

Copyright: © 2005 BY JOE HI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CHOATE AGENCY,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ERC Media (Beijing), Inc.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ERC Media (Beijing),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THE CHOATE AGENCY 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本版本仅限在中国内地（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销售，不得销往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4-295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的幽灵 / (美) 乔·希尔 (Joe Hill) 著；

张洋译. —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6

书名原文 : 20th Century Ghosts

ISBN 978-7-122-27828-9

I . ① 2… II . ① 乔… ② 张… III . ① 短篇小说—小说集—美

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7406 号

责任编辑：李壬 李岩松

责任校对：宋夏

装帧设计：弘果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 1/4 字数 300 千字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购书咨询：010-64518888

售后服务：010-64518899

网 址：<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如有缺损质量问题，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3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媒 体 赞 誉

一部独具匠心的作品集……充满勇气和智慧。

——《纽约时报书评》

《20世纪的幽灵》是希尔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作者对于各种题材的精湛写作技巧展现无遗……趣味盎然，活灵活现，毛骨悚然——鬼怪在此恣情狂欢。

——《今日美国》

书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十分饱满，带着复杂鲜活的情感，他们使《20世纪的幽灵》这部杰出作品集中的十五个故事大放异彩。书中全无令人失望的败笔。

——《出版人周刊》

悲伤又美好……《20世纪的幽灵》令其作者成为了二十一世纪幻想小说界不可或缺的角色。过去五十年的流行文化和通俗文学残余浸润了希尔的作品……他的小说并没有走上以往恐怖剧集的套路，而是另辟蹊径探索更为危险的领域：城郊地下室、棒球场和校园。

——《华盛顿邮报》

今年最优秀的恐怖小说集之一。虽然相对来说，希尔还是一位新晋作家，但他却创造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他的作品是继格伦·赫什伯格的《两个萨姆》后，最为权威的一次惊悚首秀。

——《轨迹》科幻杂志

令人欣喜的恐怖……书中大部分故事展现出的自然和洒脱，使得希尔的小说充满智慧和愉悦之感。此外，其所涉及的超自然事物，时而沉重，时而轻快。希尔还将青少年的罪恶感，以及业余乐队的那种对成功的野心和不可释怀的焦虑，娴熟地运用结合在自己的故事中……本书并不仅仅适合恐怖爱好者。

——《柯克斯书评》

既毛骨悚然又温馨甜蜜，令人赞叹的巧妙笔触直击你的心灵。

——《波士顿环球报》

悲伤、恐怖、诡异，交替更迭，却又不时地令人感到温暖。读过之后，这些故事将萦绕在你心头，久不散去。

——《大观杂志》

震撼心灵……虽然大部分故事都不乏恐怖元素，但本书的整体氛围给人一种心碎的惊叹之感……强烈推荐。

——《图书馆杂志》

一部诚挚优美的短篇小说集。

——《乡村之声》

乔·希尔的《20世纪的幽灵》中每一篇小说展现出了任何优秀的鬼怪小说都应具备的品质：惊奇。严格意义上讲，本书中并非所有小说都与幽灵相关；事实上，最让人拍手叫绝的，是希尔能够娴熟自信地从事跨题材创作。你不单可以读到恐怖小说，还能品味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浪漫小说，更有卡夫卡《变形记》的恐怖再现。

——《圣彼得堡时报》

成绩：A……这个故事集里没有下乘作品……每篇小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本书证明了希尔的才华并不局限于恐怖小说，他对主流文学的驾驭能力也同样优秀。

——《落基山新闻报》



致莉诺拉：
最爱的，永远是我们的故事



最佳恐怖新作

20世纪的幽灵

充气男孩亚瑟

亚伯拉罕之子

比家更好

黑色电话

夹杀

159

135

111

085

057

031

001





20世紀的幽靈

20th Century Ghosts

致謝	斗篷
寡婦的早餐	死亡之息
死而復生的鮑比	死木
父親的面具	死而復生的鮑比
自願收監	寡婦的早餐
345	289
261	235
221	217
205	179



最 佳 恐 怖 新 作

—20—世—纪—的—幽—灵—
20th Century Ghosts



离截稿日期还有一个月的时候，爱迪·卡罗尔撕开了一个马尼拉纸质①信封，一本名叫《真北文学评论》的杂志滑入他的手中。卡罗尔习惯通过邮件的方式接收杂志，虽然大部分都是名字像《墓地之舞》这类以恐怖小说见长的杂志。人们也会把自己的书寄给他。他在布鲁克林的住宅里杂乱无章地堆放着那些书籍，办公室的沙发上有一堆，咖啡机旁边还有一摞。全部都是恐怖小说。

根本没人有时间读完那些书，虽然他曾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尝试过一次，当时他三十岁出头，刚刚成为《全美最佳恐怖新作》的编辑。卡罗尔指导过十六卷《最佳恐怖新作》出版，他生命里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了这部系列图书上。成千上万个小时的阅读、校对以及写信，这些时光他永远都无法寻回。

他对那些杂志愈发厌恶起来。它们当中许多用的是廉价油墨印刷，会脱落下来沾在手指上，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更令他憎恨不已。

大部分小说在开始阅读后，他却不再能全部读完，因为他无法忍受。

① 马尼拉纸，使用马尼拉麻制成的质地结实的浅褐色纸张，多用作信封和档案夹等。

一想到自己读过某个描写两只吸血鬼做爱的故事，他就感到浑身乏力。他也曾挣扎着想从头到尾读完那些洛夫克拉夫特①的跟风之作，但当作者煞费苦心地引入“旧神”②的概念时，他就猛然感到自己身体内部的某个重要部分正在变得麻木，那种感觉就像血液循环被切断时，手或脚不听使唤一样。他害怕变得麻木不仁的那部分是他的灵魂。

从卡罗尔离婚后的某个时刻起，他作为《最佳恐怖新作》编辑的职责逐渐变成了一种沉闷无趣的琐碎工作。有时候，他恨不得马上辞职，可从未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想法里。那可是每年一万两千美元的薪金，在他负责的其他选集、演讲报酬和授课的收入中占了绝大部分。没有了这一万两千美元，他的今后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人生最差的状况：必须再找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

他对《真北文学评论》并不熟悉，这本文学期刊的封面是有颗粒感的粗糙纸张，上面是油墨印刷的倾斜松树的图案。背后的邮票表明，它是由位于纽约北部的卡塔丁大学发行的出版物。他翻开书页，两张钉在一起的纸掉了出来，那是编辑写给他的信，那人名叫哈罗德·诺南，是一位英文教授。

去年冬天，大学讨论组的某个兼职人员，皮特·克鲁联系了诺南。他听闻诺南出任《真北》的编辑，并公开征集文章，于是便请求诺南看一篇

① 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 1890—1937），美国恐怖、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家，尤以怪奇小说著称，开创了克苏鲁神话体系。他被看作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恐怖小说家之一。

② 克苏鲁神话体系中太古时代的某些宇宙神灵的统称，他们代表着仁慈善良的力量，居住在猎户座中靠近参宿四的地方，曾协助地球上的人类对抗旧支配者。

短篇小说。出于礼貌，诺南应允了那人的要求。但当他开始阅读手稿《纽扣男孩：一个爱情故事》时，小说行云流水的文笔和骇人听闻的主旨令他大为震惊。诺南刚刚从一位有二十年从业经验的退休编辑弗兰克·麦克迪恩手中接任这个职位，很想带领杂志走向新的方向，出版能够“打破陈规”的小说。

“在这点上，我或许过于成功了。”诺南写道。《纽扣男孩》刊载不久，英文系领导就同诺南召开了一次私人会议，口头上指责他利用《真北》展示“幼稚的文学笑料”。近五十人取消了杂志订阅，即使是仅有一千本发行量的杂志也没出现过如此让人啼笑皆非的事。一直为《真北》提供大部分资金支持的女校友也义愤填膺地撤回了资金。诺南本人的编辑职位被撤销，而弗兰克·麦克迪恩在大众的强烈呼吁下同意重回岗位监管杂志运作。

以下是这封信的结尾部分：

我始终认为（不管造成了怎样的轩然大波），《纽扣男孩》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实不相瞒，也是令人唏嘘的小说作品。我希望您能抽出时间阅读一下。我承认，如果您决定将其纳入下一部年度最佳小说集内，那将成为我个人最好的辩白。

我想说祝您阅读愉快，但我不确定那是最恰当的措辞。

此致

敬礼

哈罗德·诺南

爱迪·卡罗尔刚从外面回来，站在门廊读完了诺南的信。他翻到故事的开头，站在那里阅读了五分钟才发现自己热得浑身不自在。他把外套扔到挂钩上，信步走进厨房。

他在二楼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翻了几页纸。随后他舒展地躺在沙发上，头枕着一堆书，在十月底斜射进来的阳光下阅读起来，根本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

他匆忙读完结尾，压抑着久违的热情站起身来。他觉得，或许这是自己读过的最粗俗最糟糕的小说，而在他看来，这部作品却在表达着什么。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光里，他都在粗俗、糟糕、污秽不堪又病态的文学泥潭中艰难地跋涉，找寻着那株绽放出无法言喻的美丽的花朵。他确信这篇小说就是这朵美丽的花。它虽残酷堕落，却令卡罗尔欲罢不能。他翻到文章开头，又重新阅读起来。

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名叫凯特的姑娘，开篇提到她是一十七岁的年纪，且性格内向。一天，她被一个长着黄疸病眼珠、戴着锡制牙箍的大汉强行掳到一辆车里。他把她的双手反绑在身后，然后用力将她猛推进旅行车后座的地上……这时，她发现后座还有一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男孩，起初她还以为男孩已经死了，他的脸遭受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损毁。他的双眼隐藏在一对黄色、圆形、带有笑脸图案的纽扣后面，大头针刺穿眼皮和眼球将纽扣牢牢地钉在上面，而两片眼皮也用钢丝缝合起来。

车子开动了，那男孩也动了。他摸了一下她的屁股，凯特强忍着，没有因为惊吓叫出声来。他的手在她的身体上游移，最后抚摸着她的脸。他

低声说着自己的名字叫吉姆，自从大块头杀死自己的父母后，他已经跟着那人走了一个礼拜。

“他把我的眼睛挖出两个洞，他说挖的时候看见我的灵魂涌出来。他说那个声音就好像朝可乐瓶吹了一口气似的，非常美。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眼睛上，好让我的生命困在里面。”男孩一边说一边摸着那两颗笑脸纽扣，“他想看看没有灵魂我能活多久。”

大汉把他们两个拖进国家公园附近的一块荒无人烟的露营地，然后强迫他们爱抚对方。当他发觉凯特无法充满激情地亲吻吉姆时，他猛烈地掌掴她的脸，然后把她的舌头割掉了。接下来就是一片混乱，吉姆发出惊恐的尖叫，在周围的一片血海摇摇晃晃地摸索着，而凯特则逃到了树后。三小时后，她蹒跚地走上一条高速公路，满身鲜血，情绪失控。

绑架凯特的人最终也没能归案。他和吉姆开车逃出国家公园，仿佛离开了世界边缘一般。侦探们查不出任何关于他们二人的有用线索。他们不知道吉姆是谁，从哪里来，对那个大汉也一无所知。

凯特出院两周后，人们通过美国邮政得到一条线索。凯特收到一个信封，里面装有两枚笑脸纽扣、沾满干枯血渍的大头针和拍摄了肯塔基州某座桥的一次成像照片。第二天早晨，一名司机在那座桥下的河床上发现了男孩，尸体已经高度腐烂，鱼在他空洞的眼窝里来回穿梭。

而凯特，这位曾经充满魅力、惹人喜爱的姑娘，发现自己在熟人眼里已经沦为同情和嫌恶的对象。她理解人们的感受。每当日睹镜子中的面孔时，她也同样厌恶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她进入了特殊学校学习手语，但是并

没持续多久。学校里的其他残疾人——聋子、瘸子、畸形人，他们对别人的依赖和需要令她作呕。

虽然机会渺茫，但凯特仍然试着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她没有亲密的朋友，没有谋生技巧，对自己无法说话和现在的样子也有自知之明。还有一个令人痛心的片段，她在酒吧里鼓起勇气挑逗一个男人，换来的却是他和他朋友们的奚落嘲弄。

她经常做噩梦。在梦里，她再次经历了那场荒诞又恐怖的绑架事件。有时候，吉姆并不是受害者，而是绑架的同犯，并且粗暴地强奸了她。男孩眼睛上钉着的纽扣犹如镜面光盘一般反射出她那因恐惧的惊叫而变形的脸，而那张脸在梦境的作用下早已罩上了一层怪诞的面具。她很少不被噩梦惊醒。她的心理医生说这种情况很正常。当凯特发现自己在记事本上画下很恐怖的涂鸦后，就解雇了那位心理医生。

为了帮助睡眠，凯特尝试了很多方法：酒、止疼药还有吗啡。她需要钱来买药，于是便在父亲的抽屉里翻找，结果被父亲当场抓住，并把她赶出了家门。那天夜里，母亲打电话告诉凯特，父亲因中风进了医院，求她不要来探视。没过多久，在凯特打工的地方，一家照顾残障儿童的日托中心里，一个孩子把铅笔戳进另一个孩子的眼睛里，导致其失明。这场意外事故显然不是凯特的错，却导致她滥用药物成瘾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她丢掉了饭碗，从此戒掉毒瘾，结果发现自己几乎找不到工作。

之后，一个微凉的秋日里，她从当地一家超市出来，经过停在外面的警车。车子的引擎盖打开着，一位戴着镀膜太阳镜的警官正在检查过热的

引擎散热器。她不经意地朝车子后座瞥了一眼——坐在那里的，双手被手铐反铐在身后的男人，就是当年绑架她的大汉，老了十岁，长了五十五磅。

看到男人的那一刻，她震惊不已，手里的东西散落一地。她趔趄着走向那位警官，向他哭喊着，发出颤抖的呜呜声。从舌头被割掉的那天起，由于不适应自己无法再说话的现实，她总是发出这样的呜呜声。她讨厌这声音，然而过了一会儿，她便无奈地安静下来，慌忙地写下潦草的文字，试图解释大汉的身份以及他当年对她做了什么。她的笔跟不上思维的速度，也知道自己的文字乱七八糟，令人费解。但是，警官几乎看都没看她那潦草的字条，就立刻领会到她的意思。他告诉她，没关系。他告诉她，别害怕。

坐在后座的男人因为想从欢愉大街的某家五金店内偷窃一把猎刀和一卷胶布而被逮捕。这个消息让凯特浑身战栗起来。她知道那家五金店，就在她居住的公寓的转角处。

警官说，如果他还对凯特犯过其他罪行，那么她需要一起去警察局。警官一边说，一边把她带到副驾驶侧的车门边。一想到要跟绑架自己的人坐进同一辆车，凯特就害怕得头晕目眩。但警官告诉她，大汉戴着手铐坐在后面，不可能再伤害她了。

最后，她终于坐进了副驾驶座。她脚边有一件冬装夹克。警官说那是他的外套，她应该披上夹克，好让自己暖和起来，不再发抖。她抬头看向他，打算在便签纸上写字表示感谢。随后，她怔住了，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动笔。警官的墨镜里反射出凯特的样子，她看见了令自己全身凝固的东西。

他关上车门，绕到车前去放下引擎盖。凯特用麻木的手指触摸到他的

衣服。衣服两边的胸口位置，各钉着一枚笑脸纽扣。她意识到了警官的真实身份，可这种想法愚蠢得让人难以接受，她努力告诉自己这么想太疯狂了。纽扣男孩是瞎子，而警官看过她的字条，他们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不会的，绝对不可能。除非警官根本没看她的字条，一个字都没看。现在，她明白了。

她摸索着车门，车门却打不开，车窗也摇不下来。引擎盖“砰”地一声合上了。戴着墨镜的男人并不是真正的警官，他咧开嘴露出狰狞的笑容。纽扣男孩又绕到车旁，打开后面驾驶座那侧的车门，让大汉从后门出来。毕竟，开车需要眼睛。

身处茂密的森林里，人很容易迷路和兜圈子，凯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清了自己的宿命。当年，她冲进森林逃脱了纽扣男孩和大汉的魔爪，但从未真正找到出路。从那时起，她一直在黑暗和丛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着，绕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大圈之后，又再次回到他们的身边。最终，她还是回到了原点。奇怪的是，这种想法不但没有令凯特害怕，反倒令她心怀安慰。她似乎命中注定跟他们在一起，在她理应归属的某处，一定存在着某种解脱。凯特放松地坐在座椅上，下意识地拉紧纽扣男孩的外套来抵御阵阵寒冷。

诺南因刊载《纽扣男孩》而遭受严厉的指责，并不让爱迪·卡罗尔感到意外。故事描绘了女性堕落的意象，女主角被描写成从某种程度上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情感、肉体以及精神上遭受的虐待。这不太好……但乔伊斯·卡罗尔·奥茨^①也为《真北文学评论》这样的杂志写过类似的故事，

^① 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 1938—)，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被誉为“女福克纳”。现任普林斯顿大学驻校作家、客座教授，讲授文学创作。她素以揭露美国社会的暴力行径和罪恶现象而闻名，敢于探索创新。